

唯——美——新——视——觉

黄梦洁

写意花鸟画赏析

黄梦洁 绘

绚烂之时本然寂静
善逝的秋叶与眼前怒放的夏花
不生不灭，不凋不盛
一切的一切皆是我们的化现
不即不离
我们的人生一如此刻的夏花
如如绽放，绽放如如



唯——美——新——视——觉

黄梦洁

写意花鸟画赏析

黄梦洁 绘

绚烂之时本然寂静
善逝的秋叶与眼前怒放的夏花
不生不灭，不凋不盛
一切的一切皆是我们的化现
不即不离
我们的人生——如此刻的夏花
如如绽放，绽放如如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美术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FUJI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黄梦洁写意花鸟画赏析 / 黄梦洁著. — 福州: 福建美术出版社, 2012.5

(唯美新视觉)

ISBN 978-7-5393-2712-9

I. ①黄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写意画: 花鸟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0643号

责任编辑: 沈益群

装帧设计: 王福安/三立方设计

唯美新视觉

黄梦洁写意花鸟画赏析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美术出版社

社 址: 福州市东水路76号福建美术出版社

邮 编: 350001

服务热线: 0591-87620820 (发行部) 87533718 (总编办)

经 销: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mm 1/16

印 张: 4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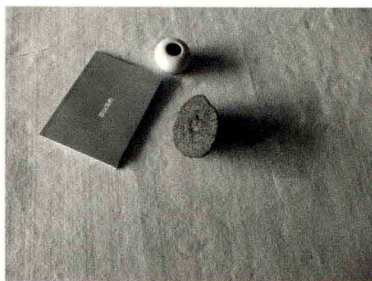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3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3-2712-9

定 价: 40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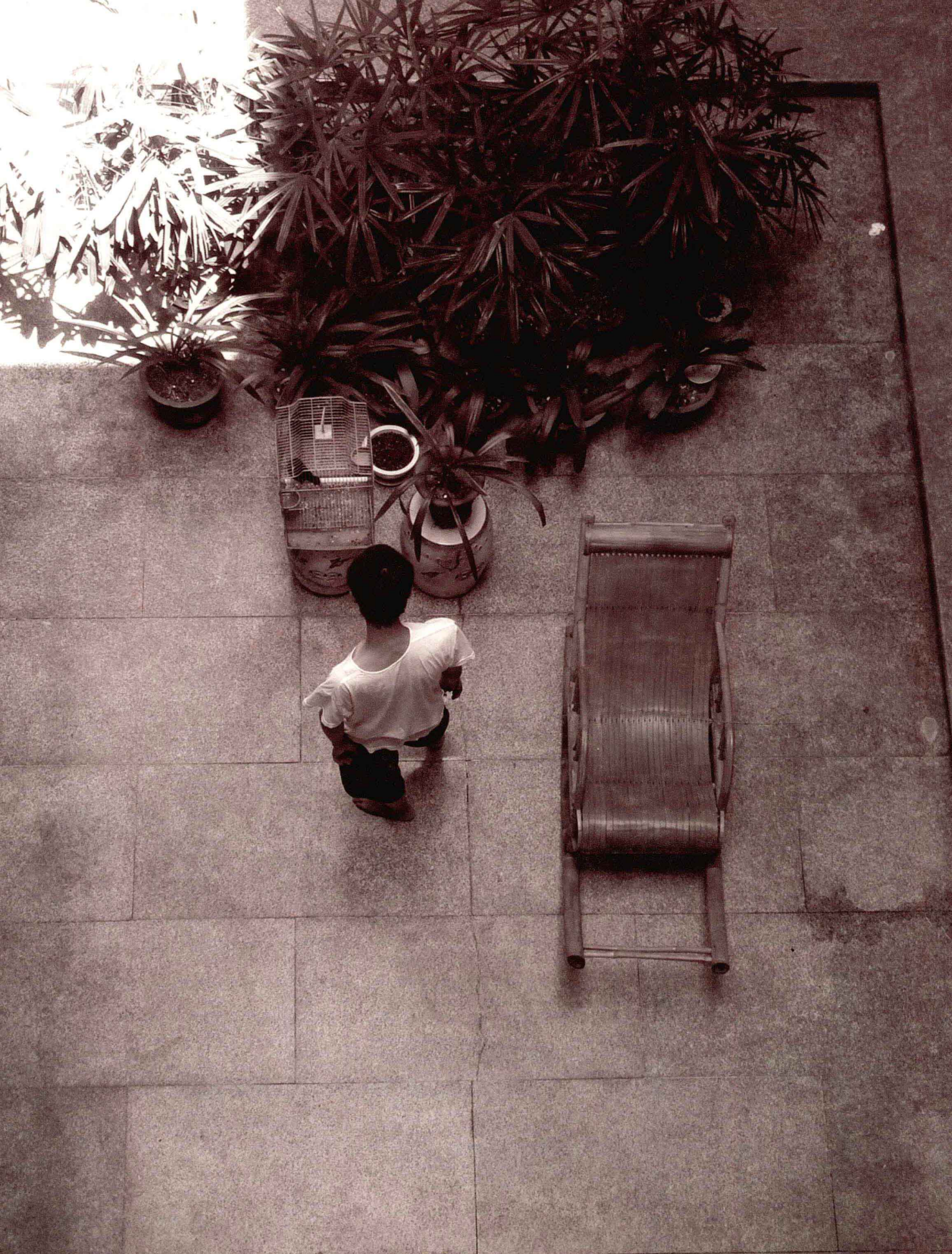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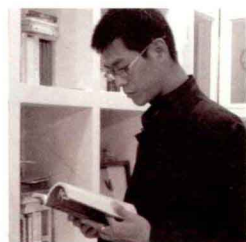
生如夏花

(自序)

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，不凋不败；死如静美的秋日落叶，不盛不乱。此是泰戈尔对生命的感言。而比他早八百年的东坡先生也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说。先贤在生命面前，不论古今；在艺术面前，不别中外；于绚烂中清旷明了，于寂静中乐此不倦。

绚烂之时本然寂静，善逝的秋叶与眼前怒放的夏花，不生不灭，不凋不盛。一切的一切皆是我们的化现，不即不离。我们的人生一如此刻的夏花，如如绽放，绽放如如。





黄梦洁

1975年出生于福建诏安，199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，现为福州画院专职画师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福建省花鸟画学会理事、福建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三月三书社社员、诏安书画院画师。

2011年《光耀海西》参加首届福建省青年美术家协会提名展

2011年 作品《天光云影》获福建省第六届青年美术作品展三等奖

2010年《笔墨·心性》后生代提名展/陕西

2010年 作品《峦色归虹》参加第二届中国山水画双年展

2010年 作品《风朝雨夕》获2010年全国中国画展优秀奖

2009年 作品《云梦撼太清》获全国第二届工笔山水画展优秀奖

2009年《心文秀发》五人书画展/福州

2009年《2170山水画展》/南京

2009年《海西风骨》福建实力派青年画家作品展/泉州

2008年《情系海西》福建省青年国画家提名展

2007年 作品《缥缈峰》获福建省当代艺术大展精品奖

2006年《丹青新韵》福州画院青年国画家提名展

2006年《闲居逸韵》书画展/福州

2006年 作品《断桥残雪》获漳州市首届美术书法大赛金奖

2005年 作品《戴胜》参加福建省第五届当代工笔画展

2005年《传承与探索》福建画院首届中青年国画家提名展

2003年《传承与融合》当代中青年国画家提名展/广州

2002年 作品《佛塔》参加福建省第二届当代工笔画展

2002年《传承与融合》浙派中青年水墨画家提名展/广州

2001年《翰墨散怀》美院师生联展/广州

1999年 作品《泥鳅》参加第四届浙江花鸟画展

1998年 作品《春梦》获浙江省中国画小品展金奖

出版个人画册《当代工笔画唯美新势力·黄梦洁工笔山水画精品集》

清冽，华美而幽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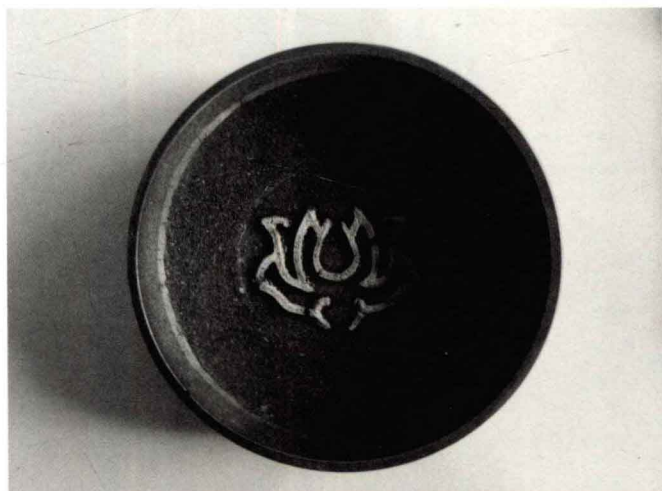
徐东树/文

梦洁有些近于旧式文人，几分慵懒与随性，好饮，恋旧物迷香氛，工诗文而鄙炫技，有点游戏三昧的意思，内心却留有敬畏。绘画大概是他喜欢做的事，然又不显得太刻苦。他说，一张不大的画，常常断断续续画一个多月，有兴味了就来几笔，慢慢琢磨逐渐丰满。他的画及其作画方式都能触动我。梦洁绘画难得在于，有一种清冽、柔软、幽凉中暗暗涌动的气韵。

读当下的画常常觉得累。画得累，看的自然也累。功利压力、视觉压力，使得艺术中柔软灵动的内质正在不断消退。我们看宋代马远夏圭那么硬的斧劈拖枝，却能体会到一种温情脉脉的情绪流淌。中国绘画讲究的“气韵”很难与来自西洋文化传统的人说明白。那追求的是画面上一种无处不在的感觉与氛围。“气韵”不是不注重技巧，古人作画有“三矾九染”的耐心，不只在工细繁复中使用，就是虚景，也不乏这样深厚的笔墨沉积，越是在虚处，就越是小心收拾。这种无所不在的用心，又似乎都隐藏于绘画背后，接近它要的是第六感的敏锐直觉。

其实感觉深处的不易把握，古今中外并无本质的区别。康德曾经说过，艺术中的“自然，就是刻意到让你感觉不到而已”。这也是中国艺术追求的“自然”境界。区别只在于中国艺术把自然奉为最高原则，作为一种无止境的指向。“气韵”则是这种指向的集中表述，气韵把源头追溯到作者的精神修养以及人格的完善上。欧洲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不断提出问题走向理性与哲思，中国艺术的高明处则在于落实到个人精神的蓄纳与涵养，从而走向内在的超越。前人以为看得见的当从看不见、但感觉得到的精神维度中流出来，不断强调画格源于人格，排除“道德人格”的有意附会。如果把古人的“人品”理解为“艺术人格”，即长期综合艺术素养的趣味与偏好，这是非常深刻的一种看法。做画的情绪与态度于画面上是掩藏不住的。刻意追求“自然”到令读者察觉不了，创作的人心里都清楚其难度有多大，读画的人却可以直观轻松地画面上感觉到。记得一次在展厅里看梦洁的画，一友人说了句朴素而意味深长的话：他画面上没有一点让人讨厌的东西。在一个“注意力经济学”时代，不讨人厌已经成为一种稀缺品质。每个人都用力着急地表现自己，生怕不被人注意、不被人牢记。忙处抛人闲处住，急急惶惶的心总在不断地远离自己，剩下的就多是一地鸡毛的情绪碎片，“气韵”无所“自然”地滋长了。梦洁似乎并不为这样的世局所困。

梦洁的画，不论是细笔和意笔，都有一种难以挥去的清宁气息，一种自然流转的律动。淡味易寡而难腴，有时不免流于单薄与雷同，而他的出色在于清淡之下掩有长长的滋味，可以层层咀嚼。如果愿意一个人静静体



品，其清新之下，会有近于荒凉的东西渐渐沁入眼帘，泠泠如就冰泉。其幽冷来自洁净清冽，是细细梳理过心绪的一个人的世界，其间有一种孤清中静静生长的活跃。其细微而安静的律动，是由喜爱而生的柔缓闲适铺展于笔下，一枝一叶一石一水中，由此还能触摸到一种纤柔，然富于弹性，肌理丰盈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雍容，无意中透出了华美。其孤清中带着的一丝丽色，如果在细笔山水中还比较隐秘，那么在他的没骨花鸟中就是直接的呈现了。这种感觉与读王维诗的味道很相似。这是一种迷恋红尘的清高，一种幽独中的华彩属意。这是我从他画中读到的“气韵”，盈眼有香。



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

黄映恺/文

应目会心，目击道存。

这是中国艺术独特的审美体验方式。第一次看到梦洁的画，就被他画中的精神力量所吸引。

梦洁的画主要有两大类，一类是工笔山水，还有一类是花鸟走兽（以马为主）。他顾慕宋元遗风，轨辙先人逸步，无论是山水，还是花鸟，他都以宋元禅意精神作为绘画立身之基，尤其把宋元绘画中“空山无人、水流花开”、“月印万川，一朝风月”的造境精神，内化、潜转为自己绘画的生命本质，并在此基础上融会变通，追求荒寒凄清、冷丽出尘的绘画意趣。

在中国绘画史上，降至明清，世俗情趣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而渐成上升之势，那种宋元绘画中的禅意及荒寒精神渐入浇漓，尤其是民国以来，各种思潮和价值观更关注家国之现世情怀，而此文脉更为危机一缕。而当下，人心不古，世态喧嚣浮躁。梦洁沉醉在自己所守望的宋元精神世界里，读书、画画、写诗，从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上与古人相遥接。人心已古，笔墨不得不古，能入古者则能出时流，此中国艺术蜕变之常理也。我看梦洁的画，笔墨得古意，精神有古风，其作品中精神耀发而可嘉处，披图可鉴。衡之同侪，他的绘画有着一股迥于常人且更加深远的精神旨趣。

记得曾经在陈传席的《画坛点将录》中读到这样一句话：一个画家，若能得到一点清气，就难能可贵了。而梦洁的画，不但得清气，而且大有一点“清绝”的味道，清中寓冷，冷中寓丽，这是他画面的独特之处。其山水画，寒林萧瑟，空旷无垠中，仅数株兀立，有时画面中看不到人的渔樵耕读生活，那种荒莽中的孤独感，趋于死寂，在那里，时间和空间似乎凝固，个体的生命意识不再凸显出主体性的支配力量，而是与万物化一，只有那寂然无声的世界，依道而行。正是这般看似凄清荒寒的世界，却包孕宇宙生命原初所蕴藏的能量，引发人们去体验超越时空的生命律动。此外，梦洁笔下的花鸟与瘦马，不争、疏慵、孤独、忧愁，观其门径，上当祖法宋元，下探明清写意，其物理情态，诚如龚开诗云：“今日有谁怜瘦骨？夕阳沙岸影如





山”，用此形容他的花鸟与瘦马的精神，亦为允当，他的山水画和花鸟走兽托意同体，清脱高标。读梦洁的画，时常给我一种深远的精神启示，让我想起庄子书中形如槁木的真人，想起了王维笔下的那首经典绝唱《辛夷坞》：“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”，想起了元人千山寂寥江雪垂纶的情景……梦洁笔下这种荒寒的意境，是传统美学追求的至高境界之一，古人常常感慨“画不能成诗不到，笔端无处著荒寒。”，而梦洁的画能够透出这种消息，不知真的腕下有鬼乎？！

在形式上，梦洁的画用笔疏秀虚灵，甚至秀中带弱，这种笔触的线质特征正好与其画面的主题和意境相印证、相彰发，能够把荒寒之诗意表现出来。在当代花鸟画主要受海派花鸟和齐白石花鸟影响的传承格局中，许许多多画家，追求笔触的粗重和沉涩，但其末流却走向了疥疮满纸、笔法雕疏而粗俗的境地。无疑，梦洁这种笔触轻、秀、柔，情调荒寒凄清的图像，更容易给人新鲜的视觉体验。其次，梦洁善于运用空白来造境，并且勇于把“空”处在画面中推移到极处，画面常给人一种“山水有无中，觉来似梦幻”的缥缈感。“空”本无实相，亦无定质，然有无相生，玄微而难测，它体现在画中，似闲云轻烟、流水月影，不即不离，其空灵高朗，以有限而追无限，有着意超相外、弦外有声的哲学韵味。因此，观梦洁的画，有时觉得那是一个无迹可求、不可凑泊的梦。再者，梦洁的画常略施淡彩，在冷清的主调中偶掺淡淡的暖色，清寒中寄寓冷丽。我一直以为，艺术作品要表现“冷丽”的意趣，也是很有难度的，掀开史册，这种图像也较为少见。庄子言，难以言诠者，乃物之精者，在中国山水画中，此等笔墨氛围，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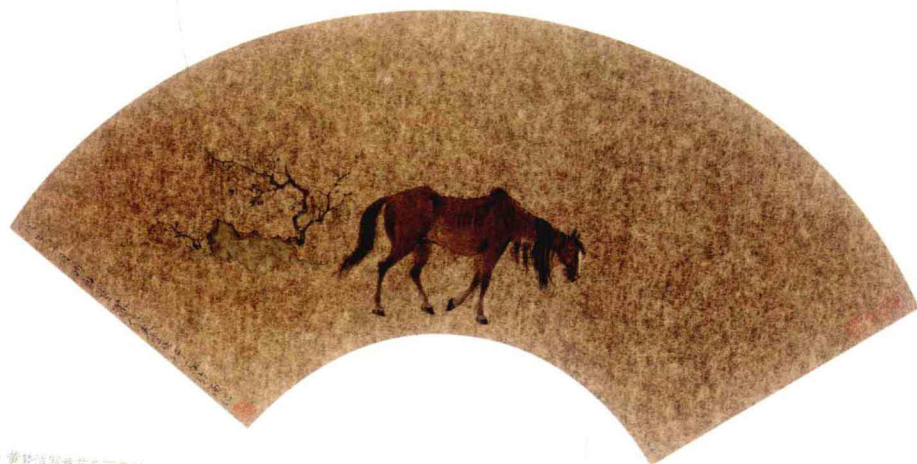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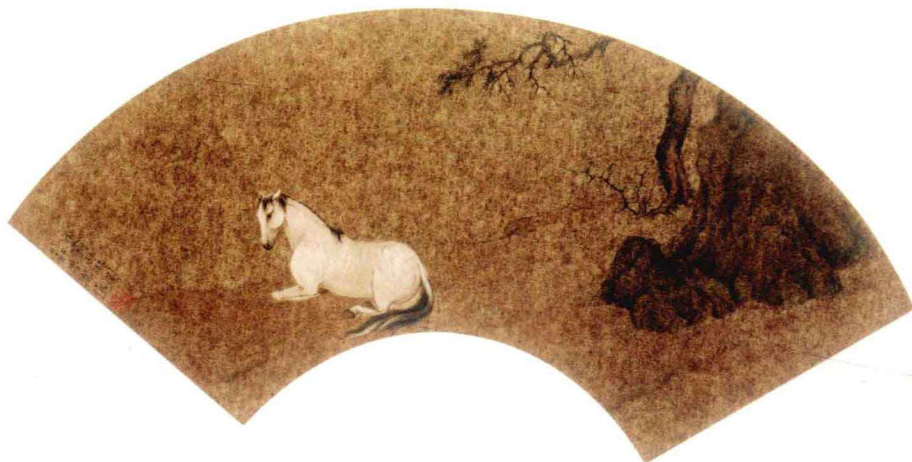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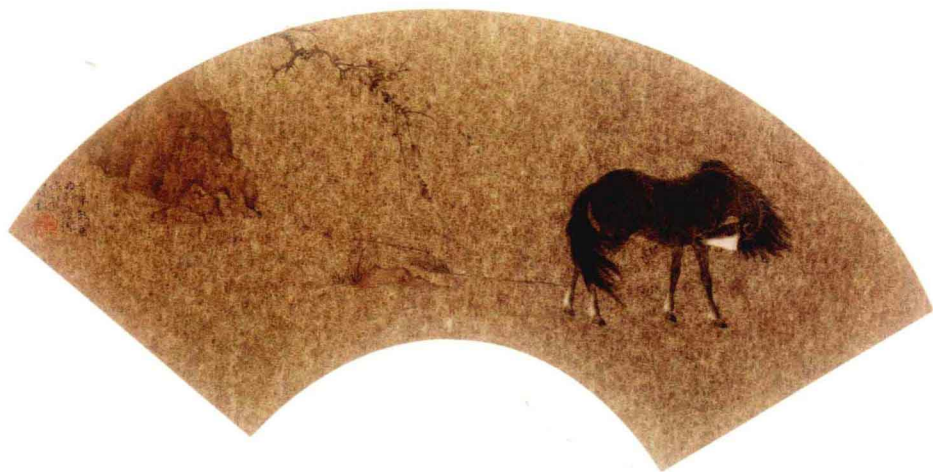


是难煞多少画家笔底功。诚如李修易《小蓬莱阁画鉴》云：“凡画之沉雄萧散，皆可临摹，唯一冷字，则不可临摹。”，其中不易，可推而知之。

画者，写心也。梦洁在国画创作随感中坦言，他并不有意追求画面意境的营造，而是在天人交感的过程中自然流露心迹，与笔墨达成约定。也许这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，然因为有了那诗心、慧眼、灵笔，便万象触目皆成佳构。他说，对于一幅画，他总是徐徐画来，十日一水，五日一石，正如古人那样虔诚而随意，我想，他在慢慢地寻找个体的生命意识、感性的审美体验与宇宙自然的沟通方式，然后用清洁的笔墨，表达出他对现代都市生活的逃避，以及对那禅意而自适的精神世界的向往。

梦洁的画如他的名字一般，追求“梦洁”，那是一个荒寒凄清、纤尘不染、洁净虚灵、绮丽冷清的梦。

名字与绘画相吻合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宿命：天降斯人，就是用“梦洁”这样的名字来诠释这一段绘画意境的探索旅程？天意欤？人工欤？我无从索解。梦洁示我的一张艺术生活照，颇有意思：照片中镜头从上俯瞰，他躺在自家庭院的摇椅上，静看云卷云舒。身边有幽幽风来，寂寂花开。这应该就是他的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吧！噫吁，其画中的隐秘，不知能否从这照片中强为之解哉？



水墨如梦 画本心洁

阿 柯/文



一副《断桥残雪》，无声息，以物质之景还原精神之境。心中一抹淡蓝，随波继续，仿佛一场江南地春华梦境是这样开场，离不了一衣带水的幽远，清扬不放。虽然负有时间的重量，却深晓轻逸的秘密，从岁月深处一点点渗出诗意。与青山相伴人生，也真就有了无可言说的陶然忘世。

梦洁兄，其画如名，每一处落笔，随之而来的，是空间重生的张力，用山缘与天际和谐交融；空间隔而不断，取得封闭中的开放，采撷、分割光线，令画境更显自然清浅，在归宿点与落笔点中画出一条若现的轨迹，梦中有梦又似无，这种心念，隐得恰到好处。画是加入了山、水、树木的围合，极力尊重自然造化之力，甚少用重彩，即使用，也以“虚”和“薄”为特色。山取山之角，水取水之波，将一石、一水扩大而延伸出去，以致境生象外。在构图疏密的对比中，宽超越了自身，窄也压缩了自己，两相对比而浑然一体，成就大美之境。隐有别壶天地，相信这便是画者本人对禅宗精神的映照。

凡梦见，即为日常之想象，欲望隐藏其中。画作不外是机缘造物，喜欢一幅画，不在于它有数种或数十种奇景，只在于它，对于人生迷思所开示的答案。就像喜欢隐身《峦色归虹》中的路，似迂回多变的河流，如阐释漂泊与追求、时空和生存的关系。也许你还从未想过人生之于世界的占有，你关于时空的疑惑，眼前淡彩轻描，似在诉说，“万物皆流，无物常驻”。

止步画前，以静观其变，意在望远。动与静、光与暗、透明与厚实、可见与隐藏。世间擅以不同的永恒对接，如山抚雨，如风剪云，然岁月渐长，这中间的一切声色光影亦渐消逝。然在每一个人心中，都护着一个关于异世的梦，全然投入全然放松的虚空感觉，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物我两忘的意思，像是在云上，读半生的时光。

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

沈云枝/文

“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都是圣人”。这是泉州开元寺大门前弘一法师题写的一幅对联，梦洁说，自己年轻的时候看不大懂，纳闷着怎么可能满街都是“圣人”？现在重新回味，一股柔软的感动油然而生，涌起，把身心浸泡得清凉圣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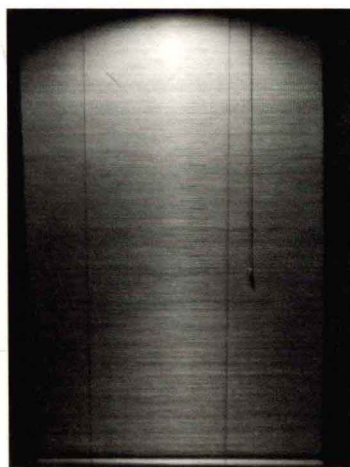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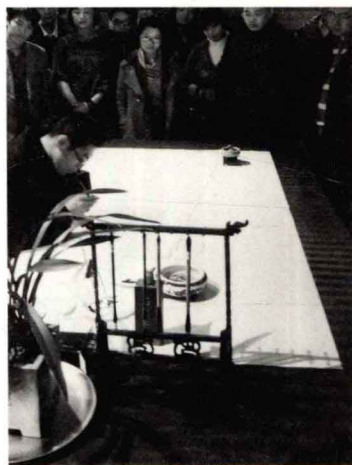
我理解那种“柔软的感动”，还有那份幽深、澄澈的情感体验和灵性境界。

每次悠悠茶香中，梦洁谦和而儒雅，身上透露出淡淡清雅气息，心灵默契的温暖时常氤氲在胸口。我想用文字去触摸和展现一个风光自足、圆融无碍的心灵，记录一段因缘，唤醒一种感动，重寻和挽留在这个时代里几成绝响的某些回音。

梦洁是个本色的人，清纯而深邃，通灵且静好，对坐语默间我常想起“人与梅花一样清”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的诗句。在浮华喧嚣的俗世，这样的品性、心地和操守已珍稀如天山雪莲。物欲和竞争的多重压力，现代人已疏于聆听内心，羞于流露真情，拙于言谈信仰，“名利场”的磁力作用下，多数芸芸众生成了一枚无奈而迷乱的铁钉纷纷辐辏，关注灵性和精神生活在当下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知音。因而，在习惯了纷扰躁动的生活而渐渐疲倦后，当梦洁毫不掩饰地在我面前坦露一派纯然的赤子情怀，自然为之的艺术观，和对生命、一切有情的敬畏与悲悯时，我的心里，就不仅仅是惊喜，也不仅仅是温暖和感动，仿佛天外吹来一股清新的风，精神园地里淡忘已久的一角倏然苍翠起来……一则隐藏心间多年的联语被油然想起“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”。

“古今至文，未尝不发于童心者。”其实何止诗文辞章，一切历经时间淘洗打磨依然流彩生辉的优秀艺术品，莫不纯然以真性情为之。梦洁是个性情中人，身上有着浓重的古典牵挂，言谈顾盼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散淡、冲和和浑朴的气息。他对存在和生命有着透彻的观照与体悟，从不矜夸艺事，画画在他那里是一种十分自然的事情，是“人生的边上”，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“人生的余事”。他所关注的是生命的灵性体验和内心的丰赡自足，画画是生命的一种动态、美好的流动过程，是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，是在平和淡定的心境下挥遣笔墨抵达随物宛转、风光自赏的境界。在清甘绵长的岁月里，点亮和守候一盏心灯，且行且玩赏，我相信那是温暖而美好的，同时也是感恩和惜福的。

做人，修身，物会于心，技进乎道，多年来梦洁一直孜孜以求且乐在其中。他笃信“先器识而后文艺”，认为艺术的根本要素和最终指归是爱人和被爱，强调用知性的穿透和诗性光芒去参悟存在万物，纳须弥于芥子，



极广大致精微，打破一切门类和两极的对立障碍，神遇而迹化，即心现如来，力图和谐沟通人、自然与神明。因而，艺术在他那里是寄情抒怀的手段，而不是追名逐利的工器。梦洁坚信“心态”的重要性，认为“心”里有的笔下就有，“心”中温良的笔下自然美好，反之亦然；笔墨应抒写出真挚动人的情感，传达着透彻饱满的人生观照，作品是心灵的脉动在纸面的自然再现，线条、墨色和景物等都是“心电图”。细读梦洁的画，意境深邃，性天空明，怀抱淡远，毫端饱含深情而意味十足，一派清新典雅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不止养眼，亦足洗心。“笔参造化，翰不虚动”，梦洁笔下那些一塔一石，一僧一屋，一栅一桥，一花一草，一片浮云，一湾碧水，无不细腻传神，温宛动人，把卷凝眸间仿佛觉得它们都活了起来，动了起来，听见它们在无声地娓娓倾诉……

随着过从亲近，我对梦洁理解日深。我生性懒拙，鲜有“干谒”名人的癖好，在梦洁身上却发现清洁的气息与温暖的情怀与日俱增。在国画创作上，梦

